

2020年1月16日，我们几个文艺界朋友在一个春节前的聚会上谈到大家都熟悉的赵忠祥，说“听说他身体非常不好，已经住院，病情十分险恶。”唏嘘之间，都在期盼他也许会有奇迹出现。谁知，第二天清晨，七点多，我被手机微信的嘟嘟声叫醒了，赫然看到一条消息蹦出来：赵忠祥今晨离世。

我见到赵忠祥会用一个奇怪的称呼，喊他“叔哥”，听着真是别扭扭扭。这里面有个故事。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大哥辈儿，因为他曾多次为我妈妈

在播报主持过节目，在我妈妈面前他肯定是个晚辈，

年纪也差了十多岁呢。喊他大哥应该没什么错。可他好几次对这称呼表示不满意：“连你哥哥都叫我叔叔，你倒喊我大哥？”从这一点上看，他是个老派的中国人。这要是其他人，你喊他“哥”还会偷着乐呢，你把他看年轻了嘛。可赵忠祥就不，他愿意你喊他当长辈。于是我说：那我叫你叔哥吧。他侧着头琢磨一下，嘀咕着“什么称呼这是？”

我和赵忠祥老师相识是在1987年。那次是在美国留学六年以后，回国准备开一场个人音乐会。

再见了，忠祥叔哥

吴霜

在家里商讨这件事的时候我妈妈想起了干儿子姜昆，给姜昆打电话讨讨主意。姜昆听了就说：“哎，我帮小双去找大熊猫，让他给小双当现场主持人最好。”大熊猫是许多朋友那时候给赵忠祥起的外号，因为他的身形比较魁梧，走起路来两肩有些端着，步履沉稳。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赵忠祥。三四十年的事了，那时候我年轻，像个小姑娘，当时弹琴的是我的堂弟吴迎，他像个小男孩，于是台上一个人人知晓的著名“大熊猫”在介绍主演之后，台上就出现了俩小孩儿！那是一次成功的演出，是我出国后回国举办的第一次个人音乐会。那时候的我一个人掌控舞台的经验不够，中场换服装我都不知道大概需要几分钟。记得在后台时忠祥老师问我换装需要几分钟，他好在台上讲解以掌控时间。我说两分钟吧？他俩大眼睛瞪老大：“啊？两分钟？这我得说多少话呀！”事实上我一分钟都不到就换好了，走到边

幕准备上场，他还在台上和观众侃呢，说了好多话就是不下来。急得我身旁的舞台监督憋着小声双手拢在嘴上尽量大音量地叫他“赵忠祥！快点儿下来吧！”那情形如今竟像是昨天发生的一般清晰。

后来的几十年里，忙碌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经历，有时见面也总是匆匆忙忙，经常见面是在电视屏幕上，慢慢地屏幕里也见他少了，会在配音里听到他的声音，再后来他就从主持人岗位上退下来了。偶尔在某一个电视节目上看到他，发现他在逐渐地老去，眼神已不似过去那般明快，面色皮肤有些干燥，手势举动了也迟缓了。有人告诉我说他患有糖尿病，身体确不如以前了。这中间我曾经写作出书，写过他一篇文章，叙述和他认识的经历以及评述他的性格为人。他看过文章对我说，吴霜你挺仗义，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说话啊。

大约一年多前，我又见到了他，是在一次众多朋友都在的聚会上，在座的有曹灿先生、王铁成先生，他在饭桌上又开始侃大山，说和王铁成曾经同

来他整理了自己二十多年来积蓄下的所思所悟的教学经验，编写了上下两册教材，很受老年学员的欢迎。

松棠倾心教学，各类证书奖项一大堆。常听他说有学生为感谢师恩请他去聚餐，也常有学生请他去摊点、饭店、宾馆等现场指导。松棠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自然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说得文学一点，他仅仅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融入在江湖河海里，仅仅是一颗小小的石子融入在大厦的地基中。他的一生平凡再得也不能平凡。不过我想，正是这各行各业的凡人凡事，共同编织着我们国家的富饶和美丽！



心静风清 (中国画) 赵澄寰

沈松棠是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66届高中毕业不久，病魔便开始威胁他的生命。那年春节期间急送医院，胃部切除了四分之三。这还还不满二十岁的他，只能在家里“孵豆芽”养病。松棠兄弟姐妹六人，他是老二，全家八口人，就靠在奉贤酿造厂工作的父亲那一点点的工资苦度光阴，生活上常有舌头舔不到鼻尖的时候。多亏他母亲有一手过硬的中文服装的裁剪功夫和漂亮的针线活，她除了为六个孩子买汰烧，在豆油灯下催促孩子们认真做功课的同时，还常为街坊邻里制作衣服，就连我们父子也请他母亲做了好几回，他全家也因此弥补了经济上的短缺，在清贫中享受着温馨。

松棠在动了大手术之后，病体的调养当然是必需的，然而家里的经济状况明摆着，虽然父母绝没有半句怨言，但他心里总不是个滋味：本应分担一点家里的经济重担了，现在却拖累了父母。松棠一直在愧疚、自责、不安和烦恼中煎熬。孵豆芽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71年元旦过后，他被分配到松江县委食集体总店稻香村糕团店当学徒，他惊讶了：一个高中毕业生，还指望上大学呢，一场大病过后竟被发配到那个不需要文化，也没啥技术含量的饮食店去，他想不通，也没去报到。是总店的支部书记上门来做思想工作，也想到自己已经二十五岁了还让父母养着，这怎么说过去，他硬着头皮只好去稻香村上班并拜师学艺。松棠每天清晨必须在

凡人凡事

汤炳生

三点以前到店内生炉子，然后按照师傅的指点和示范学揉面粉，学余油条，学做糕团等等，也常常是放下这个拿起那个，整天像陀螺那样不停地运转，直到下午一点下班前，工作都是站着的。由于松棠学习认真，业务技术提高飞快，在他当学徒的第二年年底当上了门市部的负责人，这在当年也是一桩不小的新闻。后来他又当上了集体饮食总店的副主任，还入了党。

他本以为在“民以食为天”的天地里施展身手终老的，岂料被借调到松江职校教授学生面点制作。不久就正式调入松江职校从事烹饪理论和实践教学。松江职校和大江职校合并以后，他仍坚守在琢玉成器的岗位上。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之前的1996年，泗泾的上海市少管所考虑到这些少年出去以后能有个谋生的手段，特请沈松棠以每年为二期，用星期六、日的时间为这些问题少年进行中式面点师培训，这个工作前前后后干了八年。

2002年秋，松棠被学校派到老年大学任教，他的对象都是享受快乐想改善食品质量的，在家里负责买汰烧的老人。他不能用职校那种大灶大锅大火去教授了，要改用一家一户的小灶小锅小火教学，要解决他们平时经常碰到又不能解决的问题：

比如在煎鱼时怎样才能使鱼不脱皮；比如烧红烧肉时怎样才能酥嫩好吃等等。他当着他们的面边操作边讲解，让学员们品尝他烧的菜香味道，然后让他们现场实践试烧，分享品味，相互点评，改进提高。学员们回去根据学来的方法烧菜，儿孙们大为赞赏，都支持父母和爷爷奶奶去老年大学学烹饪，改善餐桌上的享受。松棠也由原来办的一个烹饪班，后来增加到了五个。

多年前，我曾建议松棠出一本烹饪类的书，后

父亲去世多年后，我才体会出鲁西南人把春节叫年关的含义。小时，我跟着父亲去走亲戚，一辆自行车，我坐在横梁上，后面是一个我们称为笆斗子的柳条篮子，篮子里装26个馍馍。馍馍是年下才将攒下的白面，用农家酵母发酵和面，轧杠子，用劈柴火蒸出的，有时色斗里还有几个枣花，那是用白面弄的花朵的造型，中心放一颗大枣，还有就是笆斗里放一个花糕。

但不管富裕还是贫穷，除掉馍馍外，都要封两封点心，我们这里叫果子。果子，是用白糖、糖稀和油做成的，很珍稀，到春节和八月十五走亲戚时才用。我们家的低矮的堂屋的房梁上就挂着两封果子。有一年，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父亲说他忙，就让我自己骑着自行车去走亲戚。正月初三，父亲把两盒果子从房梁上摘下来，让我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去二舅家。那两封果子还是去年剩下的，一年了挂在梁上，八月十五用了一次，也舍不得吃。果子，对我们乡村来说，不是吃的，而是看的，就是用来串亲戚的。富裕的人家，两封果子除外在笆斗里放一块肉，一瓶酒。那果子用草纸包着，上面是红色有光纸印制的吉祥图案，叫果子签，时间一长，那果子签就油哄哄的，图案黯淡，一看就不新鲜。父亲在集上就找了两张新的果子签，然后把旧的替换下，也没打开去年的包

学。王铁成是朋友中非常幽默、知识又丰富的一位，聊起某个话题来，总是滔滔不绝一肚子故事。我和忠祥叔哥挨着坐，他对我说：“我问过王铁成你还有什么是不知道的么？”王铁成回答我说“我就是不知道寒碜。”想起这些，依然像发生在昨天。

再后来，去年年初，我又一次见到了他，那是在我的老师郭淑珍的一次成就展会上，他应邀为郭老师的展会做主持人。那天我去晚了，被郭老师叫到前面，让我去和主持展会的赵忠祥对话，我对听众们说：“你们可能不知道吧，其实赵忠祥私下里并不是在电视里那样严肃的，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玩儿的人。”

如今，这个好玩儿的人去了。他自己应该都没有料到会去得如此匆忙，让众多熟悉他的朋友猝不及防，无处安放悲伤。我想，一个曾经给那样广大的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电视人，他的一切都会留在大众的脑海里，尤其是他那深具特色的声音，会时时在我们记忆中响起。

我也会一直记得你。再见了，忠祥叔哥。

阿素是个诚实的孩子，一直都是。即使说了实话会给她招致麻烦，带来惩罚，她也还是坚持说实话。然而，十岁那年，她的母亲却向她咆哮：“撒谎！这么小就学会撒谎，将来长大，一定会成为骗子！”母亲的话，像一把大斧气势汹汹地向她劈过来，有致命的痛；以致后来当母亲伸手捏她的时候，她竟感觉不到丝毫的痛楚了。

那是个星期天早晨，她没上课，母亲一如既往地交给她一张单子，要她去菜市场买东西。她仔细看了看，除了例常的蔬菜肉食之外，还多了猪腰和面线。这天是弟弟的生日，她知道母亲要给他煮鸡蛋猪腰面线。弟弟是母亲在连生三个女儿之后，才如愿以偿地生下的心肝宝贝。

买完东西后，在猎猎的阳光下，提着沉甸甸的菜篮，走向离开菜市场大约一公里的家门，臭汗淋漓的阿素，觉得全身都爬满了蠕蠕而动的蚯蚓，十分辛苦。

进了家门，把菜篮交给母亲，她便冲去浴室洗澡了。洗好出来，母亲灌满怒气的声音立刻向她扑来：“猪腰呢？为什么没有买猪腰？”她应道：“买了呀！”她的耳畔，还清楚地萦绕肉贩的声音：“小妹妹，你运气好呀，猪腰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做事麻利的母亲，已经把买回来的东西分门别类地收好了，桌子上，只放着一包面线、几个大洋葱、几根辣椒、十个鸡蛋。

“猪腰呢？在哪里？”母亲尖锐的声音像钢丝，在她的耳膜留下一丝丝刮痕。

“我买了呀！”她重复地答道。

“你忘了买，就直说！”

“我真的买了呀！”她的声音像是钢筋水泥砌成的，坚定不挠。

“撒谎！这么小就学会撒谎，将来长大，一定会成为骗子！”母亲被激怒了，原本已经高亢的嗓音蓦然提高了八度，把她的耳膜戳出了千疮百孔：“你，过来！”

母亲居然“断言”她长大后一定成为“骗子”！这话，宛如炸弹，把她炸得方向不辨。她跌跌撞撞地走向母亲，母亲伸手在她手臂上狠狠地捏了一把，母亲捏她时，一向都是出了狠劲的，但是，这一回，她竟感觉不到任何的痛楚，因为那尖锐的痛楚已经钻进她心里了，她感觉这痛就像是钉在肉里的一根木桩，是永远也拔不出来了。

她哭，细声细气地哭，可是，泪水却如山洪暴发磅礴澎湃。母亲还在不依不饶地骂：“做了错事还敢哭！”就在她哭得眼前一片黑暗时，忽然有一双干瘪的手温柔地搭在她肩膀上，耳畔传来了祖母慈和的声音：“阿素，跟我来。”

一出了大门，祖母便对她说道：“阿素，我相信你。也许，妈妈刚才不小心把猪腰丢掉了，我们去垃圾槽找找看。”

阿素晦暗的心房立马闪出了亮光。

在臭气冲天的垃圾槽里，祖孙俩翻来覆去地找，终于找到了那一个裹在陈旧报纸里的猪腰。猪腰鲜亮柔嫩，像阿素此刻的心。祖母牵着阿素的手，说：“回家吧！”又说：“谁都会犯错，不要把妈妈的错误搁在心上。”祖母的手，生着厚厚的茧，可是，那却是一双会说话的手，它向阿素传达了许多信念：坚持、信任、包容、爱。

阿素是我的好朋友，如今在一家跨国公司里当会计师。在忆述上述童年旧事时，她说：“在那个信念崩溃的关键时刻，祖母一个善意的举动，挽救了一切。”

豫州行

王养浩

黄河

宽宽一片河，
正月泛新波。
回首流千古，
哺育华夏我。

包公祠

一尊铜美塑，
一封家训书。
包拯高于天，
开封古今说。

白园

低吟长恨歌，
诉尽别离苦。
何以眠于兹，
碧树陪伴吾。



装，直接用麻绳包扎好，让我挂在车把上上路。

路疙疙瘩瘩，路过白衣集，有条狗突然窜出，我的车一下子倒了，我哎哟一下，这一哎哟，却把狗惊跑了，狗一见此场景，掉头就跑。车把上的一封果子包装开了，我呆住了，那果子盒里摆放的不是几块圆圆的方方的，或者尖尖的果子，竟然是胶泥，也是圆圆的方方的尖尖的。那胶泥片都长了绿霉。

鲁西南人的年关

耿立

我的头一下大了，我不敢开另一封果子。就按原样包好。我知道，这两盒果子就是我们家的脸面。但我心虚，万一到了舅家他们打开怎么办？

我到了舅家的庄，在外面磨蹭，我想等到中午在大家都吃饭的时候，我再回去。

果然，到了中午，舅家开饭，几家串门的亲戚正坐在堂屋当门，开始吃饭喝酒。二舅一见面，就招呼，外甥来，就挤在一张桌子吃吧，他说着接过笆斗和那两盒果子，和别人家带来的果子放在一起。

这时我的心放了下来。但那顿饭，我还是吃得惊心动魄，怕谁说，打开果子尝尝。

十日谈

年俗味儿

责编：杨晓晖

过年了，就要合家做衣裳，请看明日本栏。

猪腰

（新加坡）尤今

走路的云